

雷塘庵主弟子記

雷塘庵主弟子記卷四

男常生續編

嘉慶十五年庚午四十七歲

大人自編錄十三經經郭 四月二十六日奉

旨補授翰林院侍講 九月二十日奉

旨充署日講起居注官 及門烏程張鑑撰兩浙賑灾

記成 十月 大人自願兼 國史館總輯輯

儒林傳又前與李銳商撰疇人傳至是寫定

十六年辛未四十八歲

四月經郭編錄既成計一百餘卷

是書采擇未周艱于補遺

是以 未刻 偕法時帆先生爲西山之遊還過二老

庄拜朱文正公之墓 六月編漢延熹西嶽華
山碑考四卷成又編 四庫未收百種書提要
成 七月二十三日奉

旨補授詹事府少詹事 遷居西城阜城門內上岡宅
後園有樹石 十二月初十日奉

旨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蒙

召見諭云爾於劉鳳誥事不過失察尙非有心徇隱

十七年壬申四十九歲

二月初七日奉

旨派閱

大考翰詹卷擬一等徐頌陳嵩慶顧莼等 四月初十

日奉

旨馳驛往山西查辦吉蘭泰鹽商控案議吉蘭泰蒙古

鹽務章程

同使者閣學文公孚

五月初八日奉

上諭阮元補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欽此

二十九日議山西蒙古鹽事竣具奏初乾隆間

山西鹽課改歸地丁不由商辦商累暫甦而田

賦加重因之蒙古阿拉善部落之鹽池名吉蘭

泰者

即賀蘭山

肆行入販其鹽賤而美即水晶鹽也

始而侵佔山西鹽地繼且侵及河淮引地河東

解州池鹽爲之不行嘉慶十一年復將地丁改
爲鹽課設官設商辦理阿拉善王將吉蘭泰池
獻歸官辦辦者議立吉蘭泰鹽課歲六萬餘兩
此後承辦者章程屢改未善官民商夷交爲苦
累商至逮繫不能完課官爲賠完而晉省官運
民銷之法已行州縣之循良者抗不領鹽以爲
觀望墨吏已挪庫銀領鹽爲沿村浮價計口勒
銷之計民情囂然至是始

命

大人偕閣學文公

孚

往議之

大人乃詢諸官吏

商民得其所以不能銷之故以爲能銷之弊更

甚於不銷 國帑固宜有著而民累官累商累
三者一有不善卽不能持久蒙古部落固不可
使之據鹽以富強而近二十年恃鹽爲生之蒙
漢數萬人亦不可使之一旦失利乃請以蒙古
鹽課六萬餘兩加入河東課內請以蒙古鹽所
侵之地爲解鹽引地而蒙古鹽但准行至皇甫
川爲止部議准行後部議復以吉蘭泰鹽池

賞還阿拉善王於是官民商夷之累一洗而空矣

摺云奏爲

遵

旨妥議吉蘭泰鹽務章程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嘉慶十七年四月初十日奉

聖訓指

吉蘭泰鹽務自招商承辦以來屢經誤運虧課辦理
總未妥協著文孚等就近察情應如何領運行
示之久遠無弊妥議章程具奏欽此臣等復跪聆

訪與情求其所以誤運虧課之由緣晉省介休
以南皆是河東引地當年課歸地丁馬君選在
吉蘭泰與取無課之鹽由黃河南下既占潞引
日衛淮獨古鹽遂不能越渡黃河積口暢銷如前
查嚴密古鹽定引地六十四廳州縣內如太原汾
州等屬出產土鹽隨地輸稅朔平等屬亦有鄂
爾多斯蘇尼特等處蒙古稅鹽接濟土蒙鹽賤
買食者多古鹽產頗可暢銷如遇土鹽旺產即為
雨多土鹽歉產頗可暢銷如遇土鹽旺產即為
壅滯察此情形本不能遽定引額乃十一年定
議每年古引八萬七千五百道正雜課銀六萬
三千五百八十八兩引課若屬過多約計銷不及
半此數年來商人賠累誤運虧課之原委也上
年因招商乏人不得已改為官運民銷之議竊
查官運不難難於官銷苟不能銷愈運愈滯若

賞收應
教交

國帑

因滯銷兼顧課額勢不得不分派州縣認引督
銷州縣若非虧挪倉庫必致擾累閭閻是能銷
之弊更甚於不銷種種格礙難行斷難久遠無
弊臣等督同戶部郎中張業南主事福克旌額
體察等議擬將吉引改為活數儘銷儘徵停止
官運仍歸商辦正在查核酌辦間旋准戶部咨
到河東道茅原條奏吉蘭秦鹽務一摺內稱道
以內地鹽斤現該豐產秦蘭秦鹽務一摺內稱
處足敷民食無需吉蘭秦鹽務一摺內稱
如何辦理之處未據確切聲明殊難擬請
文等就近體察情形妥議具奏等因臣等當
即札調河東道茅原帶同總商數人來省將伊
奏請停止水運其吉蘭秦鹽究作何辦理之處向
其確切指問據該道回稱河東復商每年課額
各項不下六十餘萬兩
所關甚鉅若令官辦吉鹽順流南下滯於晉北
必侵管南不數年間路引滯銷商力必致疲乏
至吉鹽應如何領運俾課項可以無虧職道實
無確見隨派戶部司員傳商人王恒泰等查詢
所稱與該道相同是該商等但知自護路引藩

離並未深悉吉鹽不可偏廢之故查嘉慶十一年該藩王瑪哈巴拉將鹽池呈官辦理荷蒙

皇上賞收

督撫等招商辦運該處撈工駝價每年藩屬人

數下該

等及口外貧民多賴此以爲生計內地民人亦

皇上仁

有中外不使一夫失所之至意自應仍爲撈運

志施若

如該商等所稱概行停止水運均屬有礙臣等

當即加以駁斥不准議行惟查吉鹽自招商承

辦以來動皆折本虧課以致紛紛告退此後縱

有願辦之商多係合夥湊資輕於一試每遇引

地不能銷售勢必越境走私甚至通同勾結將

來侵灌路引亦屬實在情形臣等奉

命委議吉鹽章程又奉

命委議

河東道茅豫之奏自應通盤籌畫兩無窒礙方

可久遠遵行復傳河東商人細加詰問據稱近

年吉鹽滯銷虧課半因路引辦理周密之故若

復大興水運必致侵壞路網商等仰沐

省均沾榮利商等具有天良豈敢於同省民食

實收仍

轉飭員視今公司商議如蒙停止吉鹽水運情
願仿照長蘆之例於河東額餘引張之外再增
添活引八萬七千五百道自嘉慶十八年為始
察看何處暢銷趕緊配運每年得課六萬三千
五百八十餘兩年清年款如虧願賠等語臣等
查吉鹽連年滯銷課不足額今該商情願以潞
引之有餘補古課之不足尙屬可行惟求停止
水運一節終於口外蒙古生計及內地民人口
食均有未便且吉鹽既經
應調劑行銷以裕民食方為正辦臣等復傳集
山西藩司陳桂生臬司錢臻河東道茅豫公同
妥議該司道等僉稱查據舊案嘉慶十一年侍
郎英和等奏請古蘭泰鹽船准至磧口起岸十
三年原任陝甘總督長齡等奏吉鹽票運至河
口而止聽民販買赴各處銷售查河口至磧口
相距十里而磧口則切近河東引地誠恐防範
稍疎致累澤潞引課自應就此兩次奏案酌中
定地示以限制請於河口之南三百餘里皇甫
川地方為界將磧口大使一員改為皇甫川大
使移駐該處專司稽查所有吉鹽水販只准至

皇甫川而止其自磴口商運鹽船仍照舊至河口起卸存倉如此畧為變通潞鹽口鹽兩無妨礙臣等即令將此酌定緣由曉諭該商知悉隨據該商等皆情願具呈由該道申具即詳前來查該道詳內所稱該商等情願歲加活引完課六萬三千五百八十餘兩等語核與原定吉鹽課額相符而兩處鹽引亦皆並行不悖臣等定稿後送與撫臣衡齡閱看意見亦屬相同理合恭摺

奏懇 恩俯准所請如蒙

皇上天恩

命下即

由河東鹽政咨部請領十八年活引照例辦運至占蘭泰引地實因土鹽業鹽歉旺不常未可限額行銷致使商民並累應請將吉引改為活額不必限以定數俟此次十七年官運八萬餘引銷完之後十八年仍歸商辦如銷若干引盡即完若干引課先課後鹽隨運隨徵無論引數多少資本若干皆聽商民自便從此商民皆無擾累

帑項不致有虧藩民不失生計潞淮均無侵越似可

行之久遠無弊所有應行章程擬分八條另片
恭呈

御覽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明訓示施

行謹
奏

五月復奉

旨馳往河南審辦河南林縣控案畢六月十九日竣事
七月初二日回京 八月十六日奉

上諭本年許兆椿督運到京朕於召對時見其精神較
差伊年近七旬漕運總督管理七省漕糧事務繁劇
恐照料未能周密漕運總督員缺著阮元補授其所
遺工部右侍郎員缺卽著許兆椿調補阮元俟九月
初前來張三營接駕請訓後再赴新任欽此 二十

日將纂辦粗畢之儒林傳稿本交付 國史館

其文苑傳創稿未就擬儒林傳序云昔周公制

既曰日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

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

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爲盛孔子以王法作述

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

之徒以藝兼道定家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謬

者此也趙荀即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各有

師授漢晉儒術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淆

雜迨乎式微則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

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

半入黨流遂乎理晉儒風益已衰矣司馬班范

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

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

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

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

儒學之效也兩晉乎學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

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

列

朝

聖

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

義實之

聖

學所指海內縉風

國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說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

國

初講學如孫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陸隴

其王懋竑等始專守朱子辨偽得真高愈應摛

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偽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
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家宋初名臣皆敦
道誼濂洛以後遂啟紫陽闢發心性分析道理
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
分爲二傳不知此卽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
而閤合周道也元明之間守先啟後在於金華
泊乎河東姚江門戶分歧遞興遞滅然究不出
朱陸兩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
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
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
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
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
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我

謙等堅苦自持不愧實踐閭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近時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

朝諸

虞易說亦專家孤學也且我身踐行閭然自修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

皇上繼

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綜而論之

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逕也門逕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

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不復知有

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即

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雖不踰

閑便於出入此一蔽也臣等備員史職綜緝

儒傳未敢區分門逕惟期記述學行自順治至

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林

之例別爲孔氏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至

若能賜履湯斌陸隴其等已入大臣傳茲不載

焉

九月初五日張三營請

訓

十三日馳抵天津接印任事 先是七月蒙

上詢及所撰經籍纂詁一書至是表進之 十一月督

催空漕回至淮安 十二月赴海州閱兵宿雲

臺山下

十八年癸酉五十歲

正月奏赴揚州瓜洲一帶近壘新漕船并催督

渡江

議仿杭州靈隱添設焦山書藏

見二集

二月微山湖水淺不敷漕運條奏請加隄閘一

丈二尺爲一丈四尺奉

旨議行

臣查徵湖水經年復一年終非長策所以然者一則湖底節次淤高一則邳宿用水太費一則上年雨水太短也臣愚以為湖身之受淤已重則湖面之儲水宜加查徵湖收水向以一丈為度乾隆三十年前漕臣楊錫綬以一丈不足濟運奏請添設石漕閘板加收二尺共收水一丈二尺在當時原足敷用嗣緣曹豐等處漫溢黃水入湖遂致逐漸受淤惟其湖邊湖底逐漸受淤是以水面愈窄收水愈少今之一尺僅可敵當時之七八寸加以徵湖水至七尺以下實與運河河面相平是湖隄僅高五尺可放之水實祇四尺內外而司閘各官尙沿一丈二尺之舊例苟逾定誌不得不任其漫越減洩故雨水多寡歲有盈虛秋夏盛漲不乏一丈二尺以上之水而總限於五尺之隄未能預先儲蓄夫水至短絀之時涓滴皆可寶貴若限於定誌使有用之水棄之無用之地不能儲之於待用之時甚為可惜臣愚昧之見應於湖日閘仿照前漕臣楊錫綬所奏增高石漕閘板一二尺其沿接運河各隄岸無論石工土工凡地勢低薄

者並一律加高以湖面加高之尺寸抵算湖
底受淤之尺寸俾盛漲時多收一二尺積水以
符乾隆三四十年間積水尺寸不特錫濟重運
兼可浮送回空不但足灌東河兼可遠濟邳宿
但能一歲有餘即可數年不絀
與其臨渴掘井何如未雨綢繆
三月二十五
日

賜養心殿記墨刻奏摺謝奉

殊批頌不忘規立言有體欽此 五月十四日山東臨

清運河淺阻奉

旨赶往臨清辦理旋即到臨清督挖通行仍回江南韓

庄督催重運

到臨清時親驗淤灘無多河工不

人會同河夫挑挖兩日即通河
工之官束手誤事如此者甚多

九月督運空

船至德州知京師豫東邪教作亂遣員齎摺入京恭請

聖安時漕標兵遠不濟急慮邪賊來斷運道乃令船出壯丁五名副丁三名共八名在臨清造鐵矛頭數千分授各幫齊以號令令五幫前後連環相保護而行是時各軍丁家口及京中官商家口在糧船者甚衆皆恃此連絡接應保護整肅而行濟寧東昌等處兵丁僅能嬰城自守邪徒時時渡運河而東中夜驚叱賴壯丁聚禦聲勢壯盛不至駭亂又調漕兵四百名赴豐碭防禦調

漕標海州營兵三百名迎至濟寧護漕調鹽城
營兵來淮安貼防調淮安兵赴高家堰協防及
全漕已入邳州又以護漕兵三百往徐州助總
督百公爲城守冬末豫東賊平各兵始各歸營
口奏捐銀一萬兩助軍需公用奉

諭卿久沐國恩理應報効徑交藩庫備用仍報知戶部

欽此

常生案是時河督鹽政布按各有報効總歸入
百總制報効摺內拜發百公來邀大人大人曰
我自奏耳

十九年甲戌五十一歲

二月微山湖水竭駱馬湖亦無蓄水重運將不

能行奉

旨與吳公環會議給事中吳邦慶條奏

摺畧云查本年

汶水濟運則一線經流涓滴皆可寶貴自應極力籌算以收得尺得寸之益今該給事中所奏均為樽節汶水起見如原奏啟放汶壩之前先將開河間加板閘閉然後啟放大壩俾水勢擡高全行南下俟頭道行抵濟寧再行啟放開河等間一節臣吳邦慶前奏奉
查勘
後山湖掘內節經陳明侯啟放汶壩時將南旺分水口以北十里開河兩闕下板堅閉逼令汶水併力南趨奏蒙
在案併於前過淮安時告知臣阮元意見相同今該給事中所奏即係如此辦法又原奏汶河啟壩後頭進三十餘里大半停泊宿遷等處再行啟放汶壩可無涓滴虛糜一節查邳州闕水既賴汶源接濟則汶壩誠不可早開反致多洩自應如該給事中所奏辦理俟宿遷等處頭進糧船積有大半加以河口各項駁船共已積船一

緣由謹合詞恭摺由驛覆奏

三月二十二日

奉

千餘隻之多先用江南之水提上潞流等閘層層閘閉直到必須用汶水接濟之處再由南河咨會東省取贖放水俟汶水水頭流入邳州相機啟閉誠無涓滴虛糜之慮似遲實速矣又原奏江境沙淺膠舟應預築草壩以資擊托一節詢之河臣黎世序稱須鋪水後察看水勢方可築做若預做難期得力臣等查邳宿塘寬閘少向年水大之時猶藉草壩代閘蓄水刷沙今年水細異常尤不得不照向年辦理上年督臣百齡等辦閘河大閘及各小壩數十處之多今年自應查照趕辦有增無減應俟鋪水之時趕築完備之後再令頭幫糧船過壩趨行則各船糧米庶無擱淺找弓破裂漫濕之患矣其另片所奏山東漕船無多暫在分水以北停候俟啟放開河開時在南糧頭進前行走之處亦應如所奏辦理臣阮元卽行山東糧道遵辦所有臣等

上諭先福著補授陝甘總督江西巡撫員缺著阮元補授漕運總督員缺著桂芳補授桂芳差竣後先行接印任事押送漕船尾幫抵通就近來京謝恩阮元交代後卽赴新任先福俟阮元接印再行來京謝恩欽此 四月十九日奏瓜洲江邊 江神 風神二廟靈應最著兩年以來回空重運一萬六千餘船無一船漂失虧米者乞

御賜扁額奉

諭汝卽代朕書恬波利涉縣掛殿額欽此 立糧船盤糧尺算 法頒行各省並刻石嵌漕院壁間向

來漕運總督應盤算者共五千船船十餘艙艙載米數十石至百餘石不相等以尺量艙之寬長深而得米數漕之書吏舊法名曰三乘四因書吏持珠盤據管將所報尺寸而算之曰某船多米幾何某船少米幾何求其所以多所以少之故總漕返躬自問未盡明也漕務有尺以備造船勾水諸事之用舊以此尺寬一丈長一尺深二寸五分合漕斛米一石故量者先須得船艙寬長深三者丈尺寸分之數而再乘之再四因之爲石斗升合之數是以珠算甚繁而總漕

不耐之矣漕運全書內亦但載總漕親率善算
之人細核一語其如何算法亦未言也 大人
以部頒鐵斛較準一石米立爲六面相同之立
方形卽命其一面之寬長爲一尺是以平方之
一面分十條爲十尺每尺一升也又分一條爲
十寸每寸一合連十合爲一條得一升排十條
爲一面平方一層得一斗再疊平方一尺一斗
者十層卽得立方形爲一石此理易明人所共
曉也卽用此尺以量船艙得其寬長二數初乘
之得丈尺寸分之數再以初乘之數與深者之

數乘之得丈尺寸分之數是此再乘所得之丈
尺寸分之數卽米之石斗升合之數故較舊法
捷省一半簡便易曉凡船到淮安 大人親爲
量算之有實知其多實知其少之據營衛軍吏
皆不敢欺矣 新任漕督桂芳在楚病故補放
李鴻賓接印 七月初七日臺莊舟次卸事交
印由淮安至揚州展 墓祭 家廟渡江由金
陵陸路至蕪湖池州安慶復乘船至九江陸行
入南昌省 八月初四日接江西撫印 九月
十一日據進賢縣稟拏獲謀逆奸匪究出首夥

姓名奏明帶同臬司前往查辦摺畧云奏為拏獲謀逆奸匪究

出首夥姓名親赴督辦緣由恭摺奏

聞事竊

誅論命

臣照江西向有邪教會匪仰蒙

甲為先務是以於抵任後即飭屬認真編查保

甲使匪徒無從潛跡並經節次諄飭去後茲據

進賢縣知縣王泉之稟稱該縣於九月初三日

赴鄉親編保甲在鍾陵橋地方查獲形跡可疑

之人逐細嚴究據供各邱系澤係餘干縣人平

日跌筭營生曾聽從餘干源頭村居住之朱毛

匪又名朱萬邦偽封四品官職朱毛匪有父瞽

目係算命生理朱毛匪從幼引父在街算命今

年二十餘歲現往福建浦城未回併供出金谿

縣人胡秉耀即胡圓輝餘干縣人楊魯成之子

楊惠木鄒東山彭海山都昌老楊振吉及在東

餘交界白鶴寺居住之僧滌明即彭中彩均從

朱毛匪處受封將軍都御史等項偽職并有楊

時貴羅錦春張師傳張老俚歐陽接宗等聽從

入夥凡入夥之人均幫給銀錢以得受龍文憑

光天化

票偽據等語當在該匪身邊搜出編造謠詞二紙刊刷龍文憑票入紙木戳一個查驗印文不成篆體據稱均係朱毛俚付給該犯亦不知所刻何字隨即馳赴白鶴寺拏獲僧滌明即彭中彩一名訊供受封一品餘供與邱忝澤約畧相同當將該二犯收禁一面親赴餘干縣拏獲首夥各犯合卽馳稟等情臣接閱之下不勝髮指憤恨查朱毛俚等胆敢於日之下糾衆謀逆實屬罪大惡極其夥黨必不止邱忝澤所供數人卽現在朱毛俚等前往福建浦城亦恐未盡確實難保非潛匿本籍及附近各處而各犯既先在餘干縣煽惑起自何時有無造作器械及窩藏之地必須嚴速查究立時搜捕以期盡拔根株臣卽通行本省地方文武實力搜拏一面由省起程帶同臬司恒敏馳往餘干等處親行督辦并先提已獲之犯再行細審實在夥黨情形一面派撥幹員星速前往浦城縣嚴密偵緝首逆朱毛俚務獲并飛咨福建省一體查拏外合將親赴督辦緣由先行恭摺由驛奏

弟子記

卷四

古上上

聞謹將憑票謠帖印模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十三日抵餘干次第拏獲各犯三十日

定案由驛馳奏回省
摺云奏為拏獲逆案主謀
夥要各犯先行審明辦理

恭摺奏

事竊

照進賢縣知縣王泉之等稟報緝獲餘干縣奸

匪邱忝澤等九名并於邱忝澤身上搜出龍文

憑票及木戳謠查有不軌及朱毛匪已先往福

建浦城地方等情經臣將獲犯姓名及帶同臬

司恒敏親赴餘干等處督辦緣由恭摺馳奏一

而飛咨閩省並委員星赴浦城縣追捕復恐該

首逆朱毛匪潛藏本省分飭地方文武合力嚴

密搜緝并遴派員弁改裝易服設法購線務獲

首夥各犯不使稍有漏網臣暨臬司馳抵餘

干縣察看居民寧謐并據派出員弁與地方官

續獲夥犯四十六名起獲憑票板庄二塊偽職

札付四紙撫州營都司滿承功又首先訪出主

謀要犯胡秉耀踪跡會同臨川縣知縣秦沆等
將該犯拏獲取出逆書一本臣與臬司將已獲
之犯隨到隨審嚴究首逆朱毛俚藏匿處所各
犯或仍指前往福建浦城等處或稱已回江西
本省究無實在下落其獲犯內楊魯城楊時貴
楊惠木羅錦春四名係邱忝澤仇訟誣扳查明
案証確鑒當卽省釋此外共計實在夥要各犯
五十二名悉係分授偽職及得過龍文憑票復
督同臬司暨委員等連日隔別研鞫緣胡秉耀
籍隸臨川縣測字營生曾在餘干龍潭庵居住
與餘干縣人朱毛俚楊易卽楊易龍盧勝輝卽
盧齊勝邱忝澤素好均係無賴匪徒嘉慶十八
年八月間胡秉耀於過路荒貨担上買得殘書
一本內有陣圖及悖逆俚語是月十三日胡秉
耀至邱忝澤所住之積善禪林適遇楊易盧勝
輝在彼談及前書取出觀看並自誇解得書內
陣圖如得有稱名號名之人便可通兵圖取富
貴楊易隨以朱毛俚素不讀書能通文理且與
前明同姓何不令其假托後裔共相扶助盧勝
輝邱忝澤亦從而附和當邀朱毛俚同見朱毛

俚聞言狂惑卽自在不疑同向神前跌筭卜問
又得吉兆胡秉耀等遂推朱毛俚爲主改名天
龍表字萬邦於十五日共赴積善禪林向朱毛
俚跪拜稱臣胡秉耀取逆書內天下原有小安
土及國之小朝衛顯是二語稱爲後明小朝年
號並以舉事必得多人又詭稱逆書出於仙授
指朱毛俚爲未來佛轉生治世邀得趙雙舟卽
趙杞入夥朱毛俚先後僞封胡秉耀卽泰澤爲平
國王楊易爲兵部伴駕王盧勝輝爲鎮國大將
肩張師傳爲都御史保駕將軍僧濂明爲太子
軍張師傳爲都御史保駕將軍僧濂明爲太子
太保禮部侍郎趙雙舟爲將軍胡秉耀等自備
黃綾布紙互改表字填寫各人官職札付胡秉
耀又令盧勝輝轉覓知情之王良魁刑刻龍文
憑票於板片內刻後明年字樣誑言天下將有
刀兵聳人聽聞凡聽信之人出錢先領此項憑
票卽算入夥臨時可免殺戮如能轉糾出力再
行封官給札其札付內並以同夥之犯爲保引
之人朱毛俚復欲刻九頭獅子印一顆因王良
魁不能刻造尙未置辦嗣明秉耀又邀得張秀

王程麟祥舒勝得三名盧勝輝又邀得楊振吉
卽都昌老彭海山趙倫俚陳煥山歐陽接宗五
名楊易又邀得陳世波程東升江燕山王思班
四名卽忝澤又邀得張老俚一名其趙雙舟亦
轉邀黃振國江化龍鄒東山趙旺組四名張師
傳轉邀朱盛華于登仕張學謙章振幅四名僧
滌明轉邀胡定邦一名張秀玉轉邀吳秉中張
蘭玉二名楊振吉轉邀鄭登榜楊幅組楊席珍
三名彭海山轉邀潘惠俚劉三俚劉嗣幼三名
陳世波轉邀楊元標一名程東升轉邀張學明
一名黃振國轉邀黃瑞騰黃振朝鄭志達鄭顯
達鄭旭達五名江化龍轉邀江席珍江發龍江
廷珍三名江東山轉邀程應泰吳位與二名朱
盛華轉邀徐秋桂徐冬桂二名此內張秀玉楊
振吉彭海山陳世波程東升黃振國江化龍鄒
東山朱盛華因轉糾有人與刻板出力之王良
魁亦先後受有僞職給有札付其程麟祥等未
曾轉糾僅得龍文憑票未受僞職此外俱出未
獲之曾化龍張茂泰張愛龍白雲奇金海山何
石俚程致泰羅梯蘭羅克仁金成才吳佩因吳

弟子記

卷四

夫

達遠廖懷烟羅喜仁羅克章羅禾雀子羅幅周
趙官良李來發等十九名亦皆係胡秉耀及趙
雙舟等所邀本年八月初三日即忝澤赴進賢
縣鍾陵橋地方希圖轉糾即經進賢縣知縣王
泉之將邱忝澤盤獲搜得憑票歌謠究出首夥
姓名又續獲僧滌明等各供朱毛俚先赴浦城
錄供稟報茲先後拏獲夥要各犯隔別研訊據
供前情不諱臣以胡秉耀等既因得有逆書圖
謀不止七十餘人亦必造有不法器械及窩藏地
方其逆書或實有傳授之人嚴加究詰據胡秉
耀楊易盧勝輝邱忝澤僉供商同謀逆雖有一
載因知犯法的事若非平素交好不敢向糾是
以止有七十餘人應用器械原想將來起事時
向營汛搶取故並未製脩逆書果有傳授之人
及此外尚有夥黨與窩藏之家伊等已身犯重
罪何肯代人隱瞞其張秀玉等亦稱伊等既聞
朱毛俚係轉生之佛又見逆書內有禍亂之語
是以被惑順從臣復以邱忝澤所得朱毛俚木
戳篆文與歌謠語句作何解說該犯供稱木戳

係給爲記認歌謠二紙內中一紙知係逆詞一
紙不知作何解說復將各犯逐加刑夾俱各矢
口不移似無遁飾吊查朱姓族譜朱毛俚始祖
朱彌邵宋時由鄱陽遷居餘干縣之後港元明
以來世代土農支派井然所稱前明後裔出於
詎捏更屬明確查律載凡謀反者不分首從皆
凌遲處死又律載凡謀叛不分首從皆斬謀而
未行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此案胡秉耀盧
得逆書圖謀不軌楊易引出朱毛俚推戴盧勝
輝邱忝澤其謀助逆均屬罪大惡極胡秉耀楊
易盧勝輝邱忝澤合依謀反者不分首從皆凌
遲處死律凌遲處死趙雙舟張師傳僧滌明張
秀玉楊振吉彭海山陳世波程東升黃振國江
化龍鄒東山朱盛華甘受僞封且糾人入夥卽
與謀叛已行無異王良魁受封代刻龍文板片
厥罪維均應俱照謀叛不分首從皆斬律擬斬
立決以上各犯情罪重大均應亟正刑誅臣於
審明後卽恭請

王命飭委臬司恒敏饒州營叅將那郎阿監視押赴
市曹分別凌遲處斬仍將各犯首級傳示犯事

覆載

及各原籍以昭炯戒犯屬逆產應緣坐入官確
查另辦程麟祥舒盛德趙倫俚陳煥山歐陽接
宗江燕山王思班張老俚趙旺俚于登仕張學
謙章振幅胡定邦吳秉中張蘭玉鄭登榜楊幅
俎楊席珍潘惠俚劉三俚劉嗣幼楊應標張學
明黃瑞騰黃振朝鄭志達鄭顯達鄭旭達江席
珍江發龍江廷珍程應泰吳位興徐秋桂徐冬
桂等三十五犯明知叛情聽從得受憑票第未
受職糾人應照謀叛未行為從杖一百流三千
里律各杖一百僉妻流配烏喇地方給披甲人
為奴各犯保甲人等失察查明分別治罪楊魯
成楊時貴羅錦春楊惠木訊係誣扳應請免議
積善禪林龍潭庵經臬司恒敏親赴搜查並無
違悖之物但既經匪徒托跡並應拆毀以杜通
藏憑票同板片木蠟銷毀此案失察官員臣另
摺嚴行叅奏至朱毛俚係案內首逆為
所不容現在尚稽顯戮臣實不勝憤懣悚慄仍
嚴督印委員弁懸立重賞設法購線認定在於
本省境內無論開津要隘山鄉僻壤窮搜力捕
不得因有先往福建之說稍有歧念並分咨附

近各省一體查緝務期剋日必獲盡法處治以伸

國憲而快人心究出在逃夥犯曾化龍等十九名之外並恐別有轉糾亦應一併實力嚴拏以絕根株除全案供招咨部將起獲編造逆書一本與未及私燬之偽職札付四件咨送軍機處外所有審辦緣由謹恭摺由驛具奏並繕主謀逆犯胡秉耀等供詞敬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再臣拜摺後卽同臬司先後回省合併陳明

謹奏
十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阮元奏拏獲逆案主謀夥要各犯先行審明辦理一摺此逆案匪胡秉耀買得殘書一本內有陣圖及悖逆俚語卽向逆夥邱忝澤楊易盧勝輝誇稱解得書內陣圖如得有爲首起事之人便可圖取富貴楊

易隨以朱毛俚可以假托前明後裔朱毛俚聞邀自任不疑遂共赴積善禪林同謀爲逆取逆書內俚詞稱爲後明晏朝年號僞封胡秉耀等官職輾轉糾約入夥給與僞札該逆等踐土食毛胆敢性同梟獍自外生成實屬罪大惡極阮元到任未久卽能飭屬於各地方緝查保甲嚴密遂將鉅案立時發覺辦理迅速實屬可嘉阮元著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戴花翎卽發去花翎一枝白玉翎管一個並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各省承平日久奸慝潛生全在地方大吏飭屬認真查察除莠卽所以安良上年林清一

案其倡爲謀逆已經數歲如直隸總督順天府尹等
於該逆等未經舉事之先早能如此次之訪聞捕獲
人數不多豈不甚易乃經歷年所如聾如瞶及至釀
成巨逆毗連三省罹於刑誅兵革者爲禍甚烈實皆
該大吏等因循怠玩貽誤所致各該督撫具有天良
能不引以爲鑒耶案內胡秉耀等十七名業經分別
凌遲斬決辦理惟程麟祥等三十五犯定擬發遣爲
奴尙屬輕縱著改爲絞監候入於明年秋審情實該
撫卽將各犯分交各府監禁不准與外人交接通信
如稍不安靜卽行正法至朱毛俚一犯尤爲此案罪

魁必應卽時拏獲處以極刑以快人心而伸國法著
兩江湖廣閩浙各總督江西福建浙江江蘇安徽湖
北湖南各巡撫一體飭屬查拏如於何省拏獲卽由
該督撫訊取供詞由四百里具奏一面卽於該省正
法各該督撫皆當視朱毛俚一犯在伊境內藏匿飭
屬認真嚴密訪拏務在必獲不得以現在已飭鄰省
查拏彼此恃有委卸稍爲鬆勁如阮元能於江西境
內拏獲仍當給與議敘其餘曾化龍等十九犯拏獲
後如訊係倡謀推奉朱毛俚爲首之犯卽凌遲處死
如得受僞封官職並糾約人衆者卽斬立決倘明知

叛情聽從得受憑票並未受職糾人者擬絞監後入
於明年秋審情實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又奉

上諭阮元奏特叅失察逆犯朱毛俚等之文武員弁並
將首先舉發之知縣據實保奏一摺餘干縣知縣史
善長餘干汛外委黃鳳均著革職留於該省協緝勒
限三個月將首逆朱毛俚拏獲免其治罪倘限滿無
獲卽著發往新疆効力贖罪進賢縣知縣王泉之挨
查保甲究出鄰縣謀逆夥犯又續獲要犯多名緝捕
認真該員先因拏獲担匪出力以知州陞用著加恩
以直隸州知州遇缺卽補以示鼓勵欽此

甘泉受業羅士琳校

雷塘庵主弟子記卷五

男福續編

嘉慶十九年甲戌五十一歲

冬十一月十七日具奏結會傳徒匪犯陸續拏獲鍾錦瀧等審明定擬 二十三日奏覆星子等十一縣被旱被水晚禾歉收懇

恩將未完錢漕分別緩徵奉

旨准行 又奏朱毛俚案內未獲各逸犯陸續拏獲歸

案辦理 二十八日據南安府稟稱訪問崇義

縣義安墟有匪徒鍾體剛等糾衆結天地會奉

前十六年湖北逆犯馬朝柱爲祖師飭委臬司

前往督辦 是年江南旱歲大歉民甚飢大吏
分府辦煮賑之事 大人首捐銀二千兩爲揚
州之倡

二十年乙亥五十二歲

正月初八日蒙

恩賞到福字並鹿肉麋肉山雞一分 十七日具奏獲
進賢縣結盟担匪曾文彩等 二月十二日審
明會匪鍾體剛等二十三名分別辦理 十四
日奉

上諭御史熊埤奏風聞江西會匪請飭查辦一摺江西

一省界連楚粵山谿錯雜據該御史奏南安贛州一帶現有三點邊錢各會匪徒其毗連進賢之南昌餘干等處又有坦匪蕭爛脚餘黨日爲乞丐夜爲盜賊與捕役交通索錢勒贖均爲地方之害著阮元嚴飭所屬認真緝拏無生畏難之見務令奸宄斂戢善良得安以期綏靖閭閻爲要再該省朱毛俚謀逆一案雖經立時查出搜捕黨惡多名但逆首朱毛俚至今未獲著卽上緊訪拏務期弋獲以淨根株其崇義會匪鍾體剛一案前據阮元奏派臬司恒敏前往查辦現在是否將首夥各犯悉數捕獲解至省城並著該

撫迅速審明定擬長奏該御史摺著發給閱看將此

諭令知之欽此覆奏摺略云查江西南贛二府界連

昌府屬之進賢撫州府屬之東鄉金谿及饒州府屬之餘干各縣亦時有無賴賊丐結盟拜把

行竊勒詐名為担匪歷經懲辦未盡梭革臣思

發奸摘伏以力行保甲為先務上年莅任後即

等贛州府屬南縣會匪鍾錦瀧等進賢縣担匪

曾文彩等南安府崇義縣會匪鍾體剛等贛州

府長寧縣會匪郭秀峯江有發等共犯二百數

十名次弟破獲除胡秉耀鍾錦瀧曾文彩三起

經臣先後奏結外其崇義縣鍾體剛糾結添弟
會一起派委臬司恒敏馳赴督拏將鍾體剛在
廣東南雄州地方拏回亦經臣將拏獲審擬緣
由兩次奏陳
鑒在案所有續獲會匪郭秀峯担匪盧太文江有發
三起現俱飭行臬司提至省城俟審明再為分
別奏咨辦理以上各案鍾錦瀧一起即該御史

所稱三點會也。盧太文江有發二起，卽該御史所稱邊錢會也。其所稱蕭爛脚，餘黨現獲盧六文一起，卽有蕭爛脚案逆犯在內。是該御史所聞各匪情形，皆係確實。此時各屬查拏嚴緊，大局漸就肅清，尙不致有畏難情事。

四月初四、五日，貴溪安仁兩縣首先拾獲逆詞悖逆已極鈐用九龍硃印，大意謂各路謀逆起事在江寧聚會等語。大人卽將此紙由四百里寄兩江總督百公，齡囑其就近查明聯銜具奏。俄而湖北江夏漢陽安徽和州合肥蕪湖江蘇江浦鎮江儀徵等處紛紛拾獲先後馳奏。

上震怒嚴諭各省搜拏直至八月始由兩江總督百公

在江寧和州破獲逆犯方榮陞等審係邪教黨羽謀以虛詞煽惑滋事皆在金陵正法 又奏覆饒州匿名揭帖朱宋米藏匿朱毛俚一案實係誣陷又片奏近來刁險之徒乘官拏逆犯嚴緊之時每每藉端害其平日有仇之人卽如黃安遠被周照之誣害李茂林被吳化龍誣害俞明俚被李占鰲扳害皆已審明治罪使良善不致拖累奉

上諭此係必有之事隨時審結勿憚小煩勞故縱大逆犯勉之密查毋忽欽此 七月十二日奏拏獲齋匪

蔣先鋌等辦理按齋匪始則裨齋祈福繼則藉此傳徒歛錢其中半係手藝營生之人向皆稱爲齋匪其教以普字取名有五戒及一步至十步名目并經卷等項江西自乾隆四十八年吳子祥案至嘉慶十九年張起坤案其奏辦過七次餘黨雖多但日久教亦少行朱逆案內謀首盧勝輝卽係老齋匪盧勝輝知齋匪騙不動人乃覓出朱毛俚推奉比裨齋傳徒弟兄弟拜會俟入衆後再圖滋事更爲直捷是以朱逆案匪以封官等事騙誘無傳徒拜弟兄之事始意不過

騙誘繼而日久人衆卽有欲罷不能之勢辦理

須多用兵力矣 二十二日蒙

恩賞

欽定平定臺灣廓爾喀紀畧各一分

二十一年丙子五十三歲

正月初四日奏拏獲瀘溪縣天地會匪黨

摺畧云瀘

溪縣訪聞南鄉藻坪地方有閩省匪徒潛相勾結并散布刀兵流言該處生員丁敬林元英等稱聞知陶省三等與福建光澤縣李老五往還傳言十二月二十八日福建河南江西三省均有刀兵李老五自稱主帥如肯給錢李老五可給暗號解救但不知是惑衆騙錢抑果謀爲不軌求預防以救生靈等語該署縣朱碗隨密關光澤新城二縣一面會營漏夜馳抵藻坪將陶

聞此案

省三等拏獲大概情形先恭摺奏

事發之際瀟溪新城藻坪等處聞聞不無傳聞
疑駭旋因印委文武各員上緊獲犯究辦在所
佈作亂日期之前民間皆已共見共聞現在體
訪民情均謹案嘉慶十八年三省邪教作亂之
極寧謐

時江西齋匪餘黨亦頗思煽惑滋事十九年河
北邪教胥平而江西人心尙有惶惑甚至南昌
省城貢院旁忽豎立悖逆黃旗迄不獲豎旗之
人又訛言匪徒將於各官在黃亭拜

龍牌時謀亂是以冬至元旦皆加兵衛 大人到任
後心慮浮言不盡無因商船之過餘千者頗聞
流言是以嚴查保甲卽首破餘千朱毛俚巨案

此外舊案齋匪張起坤陳爛脚等餘黨及天地
會匪担匪如龍南縣鍾錦瀧等進賢縣曾文彩
等崇義縣鍾體剛等長寧縣郭秀峰等瀘溪縣
李老五等先後破獲懲辦二十一年去任時大
局肅清邪教全熄民心始不惶惑矣 十七日
蒙

賞福字并鹿肉山雞 五月初九日

恩賞錠子藥一分 二十五日

恩賞

御製文二集兩函 閏六月十九日調補河南巡撫時

新撫未至仍留江西 秋刻宋本十三經注疏

成按此書尚未刻校

帝移撫

河南校書之人不能如大人在江西時細心

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
要在善讀書人參觀而得益矣按勘記去取
亦不盡善故大人不以此刻本為善也

七月改建貢院號舍成碑云江西貢院在東湖

者檐觸其首雨淋其膝屋覆石片漏者居半舍
中長巷地惟塗泥每遇秋雨旋陷足舍尾廁
屋雨泛日炙其臭甚遠東湖納一城之汙而羣
資為飲且潦甚之年其水浸八闌西場舍者深

輒及咫尺號舍總數第如額而已敬遇國恩
廣額加錄遣才狎增蘆席棚號千餘座夜不得

卧雨不能蓋一人請出千人坐驚凡此皆多土
所苦也嘉慶乙亥元撫江西江西紳士願修改

之於是擴買院東牆外地基展地增舍若干號
東西場舊屋咸撤之改建高寬且深者復掘東

湖淤土增培舍基舍高而湖濬蓋兩得之舍屋
之樣盡覆以瓦舍巷接石為路舍尾改造厠屋
以穴遠流其穢于屋之外加鑿甕井三十有二
以供汲飲閘內縱橫甬道皆易其石棘牆外東
南西三面之路亦培湖土高之且加石焉自今
伊始庶幾多士得居爽塏專心于文恬坐卧而
遠疾瘳此其所樂也是工也用白金數萬為省
內外紳士所輸而在省紳士實鳩之非衆義之
集曷克舉事非有所倡有所勤曷克蕆事經始
于二十一年十月越二十一年七月成元與學使
者王少宰鼎賢僚屬紳士樂觀而共落之四顧
煥然氣象更新不其禕與今而後文學道誼科
名之盛當更有翊乎聖運者爰諾紳士之
請記其事之本末且備書鳩工捐金名氏而被
之於碑按江西貢院落成之後申嚴科場禁
例向來江西鄉試之年士子房考頗有交通弊
竇大吏人於夏間即出示通省加嚴預為禁誠
末云如官吏士子必欲犯法本部院亦惟有日
礪白刃以待蹈者是秋大人雖未及監臨去
任而鄉場內外肅清門生吳其彥來主試考拔

亦為公明士論稱為清榜 諭修省城章江水

嗣後科場風氣為之一變 章江水高即由水

間案江省城內近年每遇 繼淹百花洲再及

貢院并沿湖居民浸入街市 大人於貢院重

修增高之後親察水閘已壞 諭令重設兩層閘

板以爲重門之固閘上兩翅 用閘耳關繩以便

敢閉閘翅爲鋪戶所占之地 大人立飭拆之

又將正東玉帶溝疏通以洩 城內雨水至於豫

章溝由城內委曲而出東南 者議者每議大加

深溶大內查城內地脈有里 許高仰即使大

加深掘雖收流通之益悲傷 地脈且若章江水

最高之時則省北圍隄易破 破則水入賢士湖

必且倒灌入城是玉帶豫章 兩溝雖修無益總

以固守閘門以待啟閉爲操 縱在人論飭甫定

即調中州此後地方黃紳士 等遵諭修成至今

城內少 是月 大人將卸印時拜疏爲廬山

水患

神請封列祀典且祈永致作霖之應奉

旨封溥福廣濟神號

福案廬山舊不列於祀典因是年夏旱大人撰文祭禱之後遂出

雲降雨農田普澤故有是請祭文失稿

二十四日自江西赴河

南新任 八月十七日至開封府到任 十一

月十三日補授湖廣總督奉

旨陞見再赴湖北新任 十二月初一日到京

召見五次皆

賞克什 初八日出京

二十二年丁丑五十四歲

正月初一日入楚境 初八日至漢陽是日到

任接印 二月閱荊州江甯金洲等隄著江隄

說 三月十五日大兄以蔭生引

見授主事分戶部行走 四月二十八日

恩賞

御製因循疲玩論墨刻一分 五月十八日

恩賞錠子藥一分 七月十一日奏建江陵縣范家隄

沔陽州龍王廟石閘

摺云竊照湖北素稱澤國而江陵潛江監利沔陽四

州縣低窪尤甚且夾居江漢兩大水之間一年之中惟冬春數月之間內地高於外水其餘各月皆外水高於內地僅賴一線長隄及隄內各坑周環保護每遇伏秋盛漲一隄之破串及多坑水入金底不能復出且縱使隄坑鞏固外水幸不內侵而上游荆門等處雨潦流停內外所注亦已無路外洩嘉慶十二年前督臣汪志伊曾於沔陽州新隄臨江之處奏建石閘一座水

加恩除

患落減惟以數百里匯聚之漬水而僅賴此寬
廣九尺一閘門屈曲引導入江宣洩尙不能暢
速年來四州縣被水之地積欠銀米遞經奏奉
減則蠲免之外緩徵者已十萬有餘若再因循
不早設法經理將來議緩不已而議減議減不
已而議蠲雖我

皇上如天之仁屢經

降旨飭令查明實在不能涸復田畝奏請開豁然

國家

歲入有常低田減免錢糧以一年計之不覺其

國賦

多合數年計之則亦不爲少農工

擊田在水各該處士民紛紛攔輿呈訴情

詞甚爲苦切因查有候選訓導喻炳籍近水鄉

熟悉水利屢經前督撫臣委辦隄河事件當卽

委令周厯查勘會同州縣傳集各原呈士民商

辦茲據稟稱查得江陵縣之范家隄汚陽州之

龍王廟俱係近江地方請於此二處各建石閘

一座並酌挑引渠引水入江行據該管府州縣
覆勘實屬適中得宜茲先據江陵縣將范家隄
閘會同委員勘估連挑渠其需銀二萬五千三

百餘兩請援例借項修辦分年攤徵歸款由藩司訥福具詳請奏前來臣查范家隄切近江陵低田此處添建一閘則冬春江水低於內水之時可以啟板就近宣洩內水入江夏秋外水高於內水之時可以閉板堵禦外水倒灌即間遇春間外水忽高忽落亦可操縱由人隨時啟閉不致如挖隄放水刻防倒流更不致坐歎浸沈束手無策此項工料銀兩應照歲修隄工之例由受益各垸按數捐出惟現在正值民力拮据之時合無仰懇

聖恩俯

准於司庫地丁項下照數借撥事竣照向例分

諭允臣

卽飭司先行動銀若干發給該縣採運石塊以

便趕於冬季興辦勒限江水未發以前完工其汚陽議建之龍王廟閘俟將工料奉

引渠勘估至日另行具奏辦理

奉

上諭阮元奏江陵縣垸田積水請建閘以資宣洩一摺

湖北江陵縣低窪田畝僅賴隄垸保護每遇伏秋盛

漲水入垸內上游停潦下注無路疏導茲擇地添建
閘座俾資宣洩於農田水利均有裨益所有勘明江
陵縣范家隄建造石閘並挑渠工程估需銀二萬五
千三百餘兩准其先於司庫地丁項下照數借撥興
辦勒限完工所借銀兩分作五年攤徵歸款該部知
道欽此 福謹案江陵沔陽二州縣建閘之處皆

大人親到測看知爲掣水最得力之處摺中指
陳利弊最切顯明時有近閘居民以不建閘爲
利聚衆阻撓者 大人既有定識不爲所搖將
爲首出阻者親加重笞於江隄之上其地始定

大人去楚後龍王廟閘亦成士民公奉大人長生祿位于廟中蓋建閘洩水之後數百里內水患大除矣又按二十五年湖北沔陽閘成後職員劉應鸞閔黃金開秀等具稟來謝畧云沔陽地勢窪下水潦頻年仰蒙大人軫念民艱臨隄審度洞澈機宜以龍王廟地處適中俾建閘座啟閉及時較茅江口更覺暢達萬民免沈溺之苦遙瞻仁宇矢銜結於無窮謹建舊祠酬恩慈於罔極八月二十四日由武昌之湖南閱兵二十八日衡州途次奉

旨調補兩廣總督 九月以白金二百兩屬澧州牧慈

利縣令添置九谿營阮公祠田 十一日謁南

嶽廟遂登祝融峯頂 游浯溪有讀唐中興頌

用黃文節詩韵詩 十月初六日陞任兩湖總

督慶公保行抵永州 初七日交印由永州取

道廣西馳赴新任 十八日大兄生子恩海嫡出

二十二日至廣州是日到任接印 十二月

初四日命福娶德清許氏前廣東布政司許公

員外郎宗彥公女兵部丙午科與是日往海

大人同年己未科進士爲門生口閱兵登沙角礮臺閱水師卽乘水師提督之

兵船過零丁雞頸諸外洋遍觀內外形勢及澳

門夷市情形 二十三日奏建大黃窖大虎山

二礮臺

摺畧云臣阮元此次徧閱內港內海各礮臺兵房俱為得力足資控制惟內港

之大黃窖門潮漲時水深二十餘丈及十餘丈不通

黃浦虎門潮漲時水深二十餘丈及十餘丈不通

等為各船之所必經若由大黃窖直抵省城即

可不走省城東城之獵德是僅建獵德礮臺而

不建大黃窖礮臺不足以嚴兩路門戶且并獵

德礮臺亦歸無用臣阮元親自相度大黃窖有

小石山一座上名龜岡四面皆水堪以添建礮

臺一座又獅子洋外大虎山係中路外洋進口
要道大溜逼近山脚遠處皆是淺沙舊建橫檔
鎮遠礮臺為第一層門戶若於大虎山脚添建
礮臺一座更成重門之勢詢據文武各員弁及
附近士民眾論僉同臣等現飭司委員分別勘
估勒限於來年正月興工四月完工所需工料
銀兩查照前督臣蔣攸銑原奏在於商捐銀六

萬兩本款內動支
事竣報部查核

二十三年戊寅五十五歲

正月二十六日

恩賞

御書福字鹿肉麕肉山雞一分並奉

硃批書福錫卿以迓春喜欽此 二月二十一日

恩賞平定教匪紀畧一分 是日往閱惠州潮州兵

三月二十七日回至廣州 是日奏聞西貼防

兵丁議改別營輪班派防爲抽撥長駐

摺畧云
竊照中

路校椅灣海口距水師提臣駐劄之所尙有二
十餘里僅藉鎮遠南山礮臺弁兵駐守聲勢不

能聯絡經前督臣蔣攸銘奏明於礮臺後面空
濶之處建立兵房輪派督標及陸路提標征兵
二百名統以參遊都守分上下半年貼防駐守
其兵房續經勘定建立閩西地方工竣後卽已
派兵前往惟查督標及陸路提標俱係陸路兵
丁以陸防水本不相習且將弁各有操防事宜
貼防他處於本任營務未免曠廢而兵丁紛紛
遠調亦未免稍形跋涉兼費口糧前督臣原議
原因添設專營事涉更張故從權爲此臣思前
項防兵係屬必需但輪派貼防終非長策若添
設閩西專營則一切均需創辦於營制地面或
有窒礙今議但撥兵而通融抽改所需餉器械
路兵多事簡各營內通融抽改所需餉器械
俱就原營裁撥攜帶較之貼防應需口糧尤爲
節省當與陸路提臣王兆夢面商並與水師提
臣李光顯往返商酌內閩西地方應安兵一百
名領以把總外委並添設巡洋槳船該處係水
師提標中營汛地應仍隸中營管轄又大虎山
礮臺應安兵八十名領以千總又焦門礮臺本
有兵三十名今應添兵二十名領以外委並添

設巡洋檣船該二處俱係水師提標右營汛地
應仍隸右營管轄統計共裁移兵二百名仍符
原貼防之數其應添千總把總外委查水師吳
川營堪裁千總一員陸路三江協堪裁把總一
員督標及陸路提標堪裁外委各一員與抽撥
兵丁一體裁彼補畫一造報一轉移間營制
一切並無更改而要地有兵長駐四月新建
視從前暫時派撥似為經久直捷
大黃窖大虎山礮臺成所以建礮臺添兵者暗
防噴咭喇貨船之桀驁也是以道光二年噴夷
狡欲回國大人許以回國復稟請勿設兵礮
過臺時實多疑懼大人撫廣州大虎山新建
礮臺碑銘云廣州市城南海中有大虎山為內
外適中扼要之地昔人未於此建礮臺者以其
東南彌望皆水漫無逼束故也余於丁丑冬閱
虎門水師乘兵船出零丁雞頸諸外洋遍觀內
外形勢及澳門夷市而歸乃擇於大虎山築建
礮臺或曰山前彌望皆水若賊船不近山豈能
招之使來受礮耶余曰此即昔人所以不於此

恩頒

建礮臺之故也豈知水雖彌漫而沙厚積於遠
水之底外潮內江急水深泓所濬滌而行者皆
近此山之根爰乘小船親測之近山者其深數
十丈若遠至百丈以外漸淺矣二百丈大舟不
能行矣築臺周一百廿丈高丈八尺女牆三十
六神廟藥局兵房畢具置大礮自七千斤至二
千斤者三十位發之能擊三百丈之外此無異
對面有山逼而束之使近出此山之前也此臺
之外有沙角礮臺爲第一門戶進而橫櫛鎮遠
爲第二門戶此大虎爲第三門戶又於大虎之
內新建獵德大黃二礮臺爲第四門戶方今海
宇澄平無事於此此臺之建聊復爾耳然安知
數十年後不有懼此臺而陰弭其計者數百年
後不有過此臺而自取其敗者又若山之內山
之外或淤高而耕爲田或濬深而改其道則亦
未能預料矣爰爲銘曰嶺南薄海虎門洞開乘
潮立壁馮山起雷聲威所擊無
堅不摧波恬風偃巍巍乎此臺

二十七日

高宗純皇帝聖訓一部

恩賞

御製弭邪教說墨刻一分 五月十六日

恩賞錠子藥一分 是日兼署廣東巡撫事廣東巡撫

陳公

若霖

調補河南巡撫也 七月設沿海扮

商誘緝小兵船先是洋盜雖已投誠而海邊小
盜船間尙竊發 大人蒞任後拏辦數船卽已
歛跡惟中路東西間有小匪船伺劫並無鎗礮
但在淺灘小港之間官兵船大不能入淺一經
察見追拏此船卽走入淺沙抛弃刀械四散而

去 大人謂此等如蝗有蝻尤宜撲滅遂立扮
商誘緝法東自南澳西止吳川分爲三段州縣
配雇民船加配弁兵扮作客商專走淺沙小港
誘緝小匪從此小匪亦皆淨盡矣近年因無盜
有議撤者 大人曰養貓所以捕鼠若無鼠而
不養貓鼠又出矣 二十二日卸署巡撫事因
新任巡撫李公 鴻賓 到粵也 八月初五日

恩賞

御製全韵詩一函 十月十八日往肇慶閱兵途次奉
上諭往廣西會同

欽差侍郎熙昌查辦藩司富綸事 十一月初三日至

肇慶以

欽差侍郎熙昌在湖南病故故回廣州候續

派大臣也

按廣西葉中丞

紹奎

入京

陛見藩司富

綸

護撫印與署藩司之程臬司

卓樑

署臬

司之宋鹽道

鳴琦

不和富司撫柳城縣等事叅

劾程宋摺中聲明會同督臣而實未曾以叅摺

先商及摺稿至而程宋辨訐之稟亦至 大人

察出三人各有謬誤富司所叅不實尤謬且并

未會商各情據實將富程宋三司道皆叅奏請

交部嚴議部議上奉

旨皆革職富司不甘遣家人入京辨告所以有熙文兩
侍郎會同 大人審辦之

旨及 大人至西省富司又已遣家人二次入京加訐

程宋且圖翻 大人前叅之案 大人奏請迴

避歸文少司農 孚審辦少司農將富司前後被

叅乖謬各款審實而所辨訐者間亦得理次年

三月始奏結程司發軍臺准贖罪富司發新疆

此案前後卷牘數萬言摺載奏牘中茲不能載

十五日奏纂廣東通志 是日發廣州由梧州

平樂閱兵往廣西省 十二月初太日至廣

西省駐獨秀書院

二十四年己卯五十六歲

正月二十日遊隱山

隱山詩序云余生辰在正月二十日近十餘年所駐

之地每於是日謝客獨往山寺嘉慶二十四年
余歲五十有六駐于桂林是日策數騎避客於
城西唐李渤所闢之隱山登降周回串行六洞
煮泉讀碑竟日始返故詩曰一日之隱我辰所
同也 二十五日

恩賞

御書福字並鹿肉麋肉山雞一分 三月二十九日

恩賞

御製再舉東巡展謁

三陵大禮慶成記墨刻一分 是日由桂林之柳州賓

州南寧潯州閱兵 四月二十八日回至廣東

省 閏四月二十四日奏建築桑園圍石隄摺

云粵東南海縣屬出連順德縣界之桑園圍地方周迴百餘里居民數十萬戶田地一千數百餘頃種植桑樹以爲春蠶誠粵東農桑之沃壤也聞外廣東西北兩江環繞左右而廣西左右諸江亦並滙而來由此合流入海每遇夏潦暴漲東水向緩西水建瓴而下宣洩不及圍基卽被衝淹居民田園廬墓盡皆淹沒設水勢驟長不能移避高阜民人亦俱淹斃屢經前任督撫臣奏蒙

聖恩卹

緩兼施借銀修葺因向來僅建土隄乾隆八年奏改石工間段用塊石堆砌并借銀發商生息以作歲修嗣又節次奏明改歸民間自行修防

聖恩允

如有非常衝損民力不支者隨時奏請酌辦嗣
經歷年久遠沙高石低屢被衝刷沈移民間雖
欲培築苦於力有未遑上年臣阮元與前撫臣
陳若霖因該處開墾農田廬舍情勢緊要奏蒙
准於藩糧兩庫借銀八萬兩發商按月一分生
息計有息銀九千六百兩為歲修之費第圍基遼闊
本銀以四千六百兩為歲修之費第圍基遼闊
恐此築彼明歲得四餘金僅敷逐段粘補之
用仍不足為經久永遠之計前據南海順德兩
縣紳士商民紛紛懇請捐建石隄經署南海縣
知縣仲振履等親詣查勘該園最險頭冲之吉
贊橫基三了基禾義基天后廟大條石疊砌高厚其次
計一千九百餘丈須用大石砌成坡方可藉資捍
禦所需工料運脚等項紳士人等雖欲踴躍捐
輸而工鉅費繁一時不能集事茲有現任刑部
郎中伍元蘭刑部員外郎伍元芝因家鄉有此
大工自京專遣家丁回籍赴縣呈請兩人願捐
銀各三萬兩又有緣事革職之在籍郎中盧文

俞允卽

錦亦願獨捐銀四萬兩共十萬兩現據藩司魏元煜糧道盧元偉轉據該府縣等核議詳請具奏前來臣等查桑園園有關兩縣農民田廬屢被水患亟應築隄保障惟因經費過多碍難籌辦今既據該紳員伍元蘭等情殷桑梓尙義輸銀臣等還加採訪南順兩縣士民聞知義舉可成靡不同聲歡慶自應俯順輿情奏請准其興建如蒙

飭該紳員等各將捐銀照數繳貯仍令兩邑紳耆耆老遴舉殷實公正紳士赴圍董理購料鳩工妥速趕辦地方官但司督率稽查務使工堅料實毋稍浮冒虛糜不許胥役人等涉手致有侵染俟工竣再行查勘驗收此次築隄之後自必永慶奠安然水力衝險異常恐未必堅年久一年所捐上年奏請生息銀兩仍須照舊生息將來查勘情形另行核奏

二十八

恩賞

日

御製詩二集一分 是日兼署廣東巡撫篆廣東巡撫

李公鴻賓補授漕運總督也 五月二十九日

恩賞紫金藥錠一分 六月二十一日福生女恩朝

七月初四日新任廣東巡撫康公紹鏞至是日

卸署廣東巡撫事 十七日入京師祝

嘏 九月二十五日至都

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帽緯二匣花炮一匣大漆

盤一個小漆盤一個 十月初一日

賞吃祭肉一次 初四日

賞全玉如意一枝 初六日

賞三鑲如意一枝朝珠一盤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

齋戒牌一個洋烟一瓶雕漆檳榔盒一個葫蘆

檳榔盒一個 初八日

正大光明殿

萬壽筵宴跪受

仁宗睿皇帝親手賜酒一玉杯同受

賜者兩江孫總制 玉庭 四川蔣總制 攸銘

賞大卷八絲緞一疋大卷素緞一疋小卷江綢一疋線

縐一疋 初九日

賞看烟火一次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小刀一柄蓮

頭香一匣湖鏡一面銅手鑑一個 此次共

名見十一次聽戲十五天

賜克食四十七次 十一月初四日大兄生子恩洪趙氏

妾 十二月回至廣州

二十五年庚辰五十七歲

正月十三日兼署廣東巡撫印因康公紹鏞入

觀也 二月十五日

恩賞

御書福字並鹿肉麕肉山雞一分 三月初二日開學

海堂以經古之學課士子手書學海堂三字扁

懸於城西文淵書院

按學海堂加課仿撫浙時所立誥經精舍之例專課

經史詩文所有舉貢生員獎給膏火一月者折給銀一兩佳卷漸多學者奮興有佳文一卷而

給膏火

二十一日命弟祐娶婦嘉興錢氏

安徽

數月者

巡撫錢公楷女錢公乃

大人已酉同年也

是時江都張氏子熙

同其師嚴厚民先生來粵 四月二十四日妹

安適妹婿張熙婚於節署別館

熙乃翰林給事中馨之曾孫

賜三品頂戴

鈞之子

五月二十八日

恩賞錠子藥一分

廣東巡撫康公

紹備

回自京師是

日卸署廣東巡撫事 七月二十八日奉

旨馳驛赴廣西查辦灌陽縣會匪 八月十三日至桂

林 十四日准禮部咨會七月二十五日

大行皇帝龍馭上賓驚哀已極成服哭臨於省中並卽
具摺恭請

皇上聖安聲明地方任重不敢遽請

陛見 十六日自桂林赴灌陽 按是時已知灌陽
案無重大情節且哀慟甚頹屬吏請提案至省
審辦 大人哭曰奉

使馳驛灌陽乃

上賓前二十餘日之

諭旨

大行皇帝軫念民情如此周摯且此

諭之後無再

諭矣余敢不親往遂於是日白衣冠輕裝減從勉力促
行 十九日到灌陽 二十五日回桂林 九

月初三日會同廣西巡撫趙公

慎畛

奏審擬灌

陽縣天地會匪案 十月初五日回至廣州

十一月初七日發廣州由陽江往閱高州廉州

雷州瓊州水陸營兵 是日大兄生子恩浩

嫡出

十二月二十七日閱兵畢回至廣州

道光元年辛巳五十八歲

正月十一日妹婿張熙以肝風舊疾發卒於節

署 三月初三日奏設卹嫠公局

摺署云據粵東在籍紳士

劉彬華等呈稱粵東善政如普濟院育嬰堂漏澤園麻瘋所事事畢舉惟嫠婦尚無卹養之例現查省城內外貧苦嫠婦甚多該紳士等仿照江南省城等處卹嫠會之意奏捐銀兩設立公所惟經費無多恐難經久呈請於開款內每年籌撥若干以資接濟等情行據司道等查有糧庫貯普濟堂經費項下堪以撥用援案詳請具奏前來臣等伏查嫠居苦節最為可憫粵東涵

聖化

人知節行向惟絀于經費故卹嫠之舉未能如

江南等處舉行現在節奉

恩詔內有寡獨以時養贍節婦細加諮訪之條仰見

澤逮無告至周至渥該紳士等仰體

聖慈創

設公局係為抵彌名教保全苦節起見自應籌

款接濟以成善舉覆查普濟堂經費一款每年動支銀五千兩按現在查出節婦之數以年老

年久者一千二百五十口作為定額每年每口
賞給養贍銀四兩其餘俟有缺出挨次充補年
終造入普濟堂奏銷冊內核銷此外如有樂善
好施之家願捐贍節婦若干仍聽自便不在定
額之內
是日出省閱中路水師兵奉

旨特派也 四月初二日閱中路兵畢回省 五月

初六日

恩賞明鑑一部 七月初一日兼署廣東巡撫印巡

撫康公 紹鏞 回京另候

簡用

是時刻江蘇詩徵成

大人撰序云嘉慶元年余在浙督學選輯

朝新人之詩曰兩浙輶軒錄刻之又選輯國
朝揚州府及南通州之詩曰淮海英靈集刻之
復欲輯江蘇各府州之詩勞勞政事未能也歲
丙寅丁卯間伏處鄉里見羣屏洲王君柳邨儲

積國朝人詩集甚多而江蘇尤備柳邨欲有
所輯各之曰江蘇詩徵余乃歲資以紙筆鈔胥
柳邨遂益肆力徵考于各家小傳詩話尤多採
擇嘗下榻擁書於焦山佛閣中月色江聲與千
百詩人精魄相盪鐵冶亭制府聞而異之因
題其閣曰詩徵閣柳邨選詩謹守歸愚別裁家
法雖各適諸家之才與派而大旨衷於雅正忠
節孝義布衣逸士詩集未行於世者所錄尤多
可謂摭懷舊之蓄念發潛德之幽光者矣丙子
歲輯成五千四百三十餘家物為一百八十三
卷屬余訂之余方馳驅豫楚心力不足目力亦
昏不能如在浙時從事於此宋其稿入粵同里
江君鄭堂藩許君楚生珩凌一和曉樓曙皆在粵
館爰屬三君子剛訂校正之詳人告成哀然巨
集庶幾自酬夙願而柳邨亦下虛致此力矣
福又仿祭詩故事隨江鄭堂師祭之有詩畫卷
八月初二日妹安卒合葬云云
子安孔夫人所生余得一古鏡有孔靜二字遂
字之曰孔靜幼明敏未嘗習私術師與諸學

民讀書師奉新劉蒙谷學畫其詩受教於父母
者爲多頗能析理摹景年十三許聘江都張熙
熙字子與又字定江翰林給事中馨之曾孫
賜三品銜釣之子於是厚民又館於張氏與武
康徐雪盪迭教熙熙性沈靜和厚不妄言笑而
詩亦有法十五歲時得肝風疾時疾時已嘉
慶二十五年春熙十八歲其父命隨其師嚴來
粵東資余署中且讀書受余教雖新婦而內外
有兩書室各讀書賦詩不少輟熙以嶺南草木
物產考之古籍頗著於篇又自以端溪巨石雕
爲硯山曰臨瀛秋色給事木籍臨瀛乾隆甲子
陝西解元也十二月熙肝風病發甚劇道光元
年正月十二日卒是時安年二十初有娠哭幾
死家人以嶺路遠勸緩歸江都保娠冀得遺腹
子安乃節哀慎疾夏秋身甚健然嘗指其腹私
語其保母曰我望伊是子我故保伊性命將來
伊真是子乃保我之性命是以家人恒防之孟
秋月死霸既產乃女也猶語家人曰女亦佳勝
於并女無之者不哭啼然色甚變心鬱志烈內
熱外發氣若蒸八月二日猝然死家人疑其吞

金檢其金無所失蓋其久蓄死志以死爲願故
產後不慎疾若唯恐其疾不急而死不速者余
雖勵之而心許之曰禮也人孰無死娠未辨男
女而死絕夫之後非禮也篤夫婦之情寧并懸
齋橫殘其親之遺體非禮也舅姑老不留其身
以事之非禮也今產女病而死熙不患無繼子
舅姑未衰尚有妯娌三是則合乎禮不逾
乎情而同至命矣熙五品頂戴安宜人
六日入閨監臨 九月初五日

恩賞

仁宗睿皇帝御製詩三集一分 初八日兼署廣東學

政印時學政顧公

元熙

病故也

覃恩封贈皆正一品 弟孔厚蒙

恩賜一品蔭生 是時大兄奉奏派在

實錄館行走司校對兼辦戶部山東司事 十月十五

日奉

諭達三現在丁憂所有粵海關監督事務著阮元暫行兼署達三俟百日服滿仍回本任欽此 十六日

接受粵海關關防并庫貯稅銀 二十六日福

生子恩光小名六印

按是時大人以兩廣總督兩廣鹽政攝廣東巡撫

太平關稅務廣東學政粵海關稅務同時兼管六印 是日卸廣東學政

篆因新任朱學政隨吉到粵也 十二月初一

日蒙

恩賞

仁宗睿皇帝聖製詩文集全函 是時潮州械鬥案內

審出得財頂寬抵罪者五十一人皆平反之

又奏嚴禁夷船鴉片查拏各處賣鴉片匪徒拏
獲澳門總頭葉恒樹復辦理黃浦不許帶烟之
船入口出具有烟願罰貨入官結洋商出具保
結摘去洋商伍敦元等三品頂戴有

諭旨此案此後烟雖不能淨盡然只在伶仃洋不入
口矣

道光二年壬午五十九歲

正月初十日卸署巡撫事新任巡撫尚公

孚主

也 二十八日

恩賞

御書福字一分 二月二十五日

恩賞大卷緞二疋大小荷包二對銀八寶一分銀錄

二個 三月二十八日廣東通志成 閏三月

初二日赴京

陞見并順閱廣東北路營伍督印交巡撫嵩公字兼

署關印交與本任監督回任

冬春以來粵海關貢餘大人一物

不取悉收關庫留交本任又洋商所繳公費亦皆印扎發交布政司庫以充公用 接

是時 大人治粵已四載有餘嘉慶十三四年

間粵東水陸盜賊最多洋盜闖入內河省城聞其礮聲內河盜劫無日無之十六七年洋匪投誠上岸岸匪爛崽又多與之合洋盜雖戢而內河更甚延及粵西蔣將軍攸銘治粵力辦六年各盜獲辦數千大局始安 大人莅任首以懲勸文武合力拏辦盜匪會匪爲務會同東西厯任中丞申明賞罰是以匪多就獲餘者亦多解散爲良始而二十三年廣西富賀懷集廣東連州陽山等處多盜捕急則擁鎗礮竄入賀連交界之姑婆山兵役退則又聚集劫搶富家典舖

大人調集兩省弁兵丁役三路圍入將姑婆

山等處一概搜淨焚拆窩穴編成保甲於是兩

省交界得安

後十二年湖南近姑婆山界徭人及盜匪即從此起

二十四

五年盜又多在清英花從增一帶行劫 大人

又調兵會圍搜拏一次省北得安此時順德香

山海邊沙地盜匪爛崽又以打單為事擾害田

禾擄人勒贖搶掠蟹戶婦女 大人又委文武

會合搜拏懲辦而省南得安元年冬海盜並無

一船內河岸匪雖不能淨盡而民生頗為安定

有嘉慶十五六年去粵之人今復來粵者歎為

太平全非昔時景象矣 大人入京時查計各盜案自二十二年起至道光二年春止東西省拏獲會盜兩項匪犯數千案牘繁多茲不備錄大約疊劫爲首或傷人重犯方卽斬梟其情有可原及可免死者多發新疆邊遠輕者流徒固不多戮亦不濫縱故曰投之遠方不再犯重罪正所以保其軀也 大人又嘗曰爲大吏者不必冤枉殺人卽執定律例不使詭避已多殺矣余治盜以不使害商民爲準罪之倖免不深求也昔年在浙治洋盜亦然 四月二十八日至

京師

召見五次次日卽

賞蟒袍一件江綢衣料一身荷包一匣帽緯二匣凡

督撫

陞見惟兩江孫制軍

王庭

四川蔣制軍

攸銘

南河黎

總督

世序

暨

大人加此賞

五月初六日

陞辭

初七日出京

十一日哭謁

昌陵

二十九日到黃河北岸之檀輪館卽渡河

六

月初二日早到邵伯埭卽入湖午到珠湖草堂

暮至公道橋住祠前大樓

初三日遍到陳家

橋文昌宮者舊祠各處暮仍宿大樓 初四日

早到雷塘宿雷塘樓 初六日入城祭 家廟

午後至康山草堂少避暑日落時出鈔關渡河

至高明寺三汊河上船時坐滄江虹木蘭身曲

江舫宗舫四紅船也 初七日至焦山 江都令尹陳雲

伯文述邀遊作詩 大人和韵時同遊者爲翠屏洲詩人王柳邨僧借庵令尹之子裴之詩人

之子屋 家 午過金山午後至禮祀洲避風雨

仲嘉二叔 即宿洲北之二道溝 初八日過秣陵不入省

十二日晨至采石磯西南風急阻留住太白

樓 十四日至益磯未時南風大暑甚登清風

禪院申時西北及東南皆起雲須臾轉西北風
暴亟登舟乘風過蕪湖風猛浪巨小挂一二葉
帆卽逆流速逾奔馬行四十里 十七日北風
弱過大通望九華山夜甚熱月明如晝 十八
日早過樅陽東北風盛起舟如奔馬午過皖省
暮過東流殘夜乘月過馬當山小孤山開窗四
望夜月朦朧浪聲澎湃光景又自不同 二十
日二十一日皆大南風阻泊大孤塘每至日落
時便放船出湖乘涼待月作詩 二十三日少
得風過星子縣宿珠磯港 二十四日曉過吳

城風雨頓涼午轉北風帆甚飽滿夜至滕王閣

下按以上逐日計程乃大人親書江程日記一卷付福敬藏故摘錄之七月

初一日足發濕熱疾不能步且暑甚留住吉安

城外天后宮五日足疾從此始十六日度庾嶺

二十六日至廣州接督印并兼署撫印巡撫膏

公孚調任貴州也是月改建貢院號舍成大

碑記云各行省鄉試號舍初創即定其尺寸縱有所修無能改作士子雖受促無如何余爲士坐江南順天號舍皆寬舒撫浙及江西見其舍皆湫隘增修改之道光元年余兼辦廣東巡撫監臨事見號舍更湫隘蓋因粵東試闈本在粵秀山應元宮前國初用闈地封藩至康熙甲子乃改闈於老城東南隅地本不寬經營者度非文人不知士子苦以致字舍太小烈日潦雨

殊難耐之余步周舍前後命匠人持尺通量之
若北段拆去巡屋上有二丈七尺地南段使官
廳遷於南可展出九丈三尺地甬道東西使東
舍展向西西舍展出東可各得一丈八尺地撤
閣後岡之在慈符林編修劉公彬華庶常謝公
蘭生書院蓋院與蘭修李清華等僉謂士子苦
此久矣若提倡更張之事尙易集余思浙及
江右皆習修改試闈今粵閩何不可辦乃率官
屬紳士又繼捐於是省會紳商繼捐之廣屬暨外
郡紳士又繼捐之捐雖未集而紳士議鳩工者
先拆舊舍界畫其地以示事在必行經始於元
年冬十二月二年六月成稍增舊舍之數共七
千六百二間計舊舍後墻至前墻舍之後墻六
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入尺六寸舊舍中有瓦處
南北三尺四寸者今展深爲四尺六寸舊舍左
右墻寬三尺一寸者今展寬爲三尺四寸舊舍
瓦簷至地高五尺四寸者今加高爲六尺五寸
舊舍坐兩層板上長下短夜不能并而卧今使
板同其長可安卧簷之外長巷舊多泥塗雨水
浸人今皆鋪以石理其溝高低有準無積水濺

泥之患濟舊井開新井共二十四井號尾之廁
臭延於內今爲高厠欹槽流其穢於牆之外凡
甄瓦木石灰土之工皆堅厚又舊圍牆加修高
堅以嚴閑防舊牆錄所地甚小今以對讀所併
入牆錄所增建對讀所於隙地中大門外上地
舊有溝潦雨陷足今亦贅以甄石是役也其用
銀四萬幾百有奇司工者榜其工用之數使其
見之以示不誣工將葢請撰文刻石記其事爰
書其大畧如此至於鄉官士商之議事者捐
銀者司工者當再立一碑備列而書刻之

八月初六日足疾少愈入闌監臨

按向來廣東

牆一道爲戴奸之所富商子弟因緣爲奸然其
始不過東西牆外走避而已近來竟有於初九
日寅刻傳題於外戌亥刻傳入場內者大人
查得踪跡不預剔破逮初八日封闌後忽傳令
將場內外巡場兵役多爲改易又派文武官拆
通大堵搜拏奸匪多名并獲作弊富商子弟二
名皆置之律

九月十八日夜省城太平門外

諸弊肅清

大火是夜風狂火烈人力不能撲滅延燒鋪店
行戶二千餘家十三行夷館燒燬過半直至十
九夜始熄所被火者皆係有力商夷夷人洋銀
數百萬埋於燼中匪徒將有爬搶之勢易致鬥
殺又搶火匪徒亦衆救護緝拏兩晝夜用兵彈
壓始就平定十月初一日卸署巡撫事巡撫
程公含章至也二十二日福生子恩山小名

午生十一月二十三日命弟孔厚娶婦蘇州

彭氏

前兵部尚書彭公啟豐曾孫
女刑部侍郎彭公希濂女

二十六日

發廣州往惠潮二府閱兵并督飭拏辦械門爛

慰

道光三年癸未六十歲

正月初六日兼署廣東巡撫事巡撫程公

含章

調任山東也

撫署虛無人

二十日

是日爲

大

人六十壽辰

恩賜

御書福字壽字巧于是日到粵省 大人拜受後福

祜孔厚等拜慶後攜婦孺皆隨往撫署東園湛

清堂下萬竹林中煮茶看竹謝絕一切秉燭始

返謂之竹林茶隱卽五十六歲所謂一日之隱

也畫竹林茶隱圖

是月肇經室集刻成

自序

云余三十餘年以來說經記事不能不筆之於書然求其如文選序所謂事出沈思義歸翰藻者甚鮮是不待博之爲文也今余年屆六十矣自取舊帙命兒子輩重編寫之分爲四集其一則說經之作擬於賈那義疏已云潛矣十四卷其二則近于史之作入卷其三則近于子之作五卷凡出于四庫書史子兩途者皆屬之言之無文惟紀其事達其意而已其四則御試之賦及騷體有韻之作或有近於古人所謂文者乎然其格亦已卑矣凡二卷又詩十一卷其四十卷就名曰集者非一類也繼此有作各以類續也室名肇經者余幼學以經爲近也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

二月初五日大兄女

恩瀛卒於京寓

四月初二日卸署廣東巡撫

事新任巡撫陳公

中孚

至也

初十日往肇慶

閱兵命福隨侍先是練兵之制但觀其陣式及
馬步箭鳥鎗簾牌挑刀數事而已上年奏於每
期常操之外另挑奮勇兵丁一千六百餘名習
爬山梁至是閱兵北較場復閱奮勇陣於西較
場之圭頂山山分五道五營爭上跳盪皆奮捷
各加重賞 十九日自肇慶回 五月初六日
恩賞臨雍御論一分 十四日大兄生子恩疇 十
六日得狀元報至爲吳川縣人林名棠三書院
山長以兩廣連年科名鼎盛來賀 大人喜賦
一律疊廣西得三元詩韵 六月初一日

恩賞錠子藥一分 二十二日重修族譜成 是月

奏籌備廣西緝捕經費

按緝匪須經費方能得力東省緝費本有籌措

章程西省州縣向無緝捕經費若於無資解犯是以盜匪更多大人先已籌解鹽款每年六

千兩歸入西省作捕費又奏撥洋商捐項二萬

作捕費尚慮不足至是又會同奏發布政司庫

銀十五萬兩發商生息以後每年始為敷用而州縣亦不畏累論者謂廣西從此肯獲肯解民

間益安則經費之力也

八月調督標六營兵其二百名

輪班入省差操

按督標兵四千餘名皆駐肇慶省中惟督標副將長駐帶領千

把外委材官數十員名而已俸有事故門無一兵大人奏長派二百名駐省輪班調派加給

口糧仍歸副將差操於箭道旁建蓋兵房棲止使之巡查新城稽查火燭及漢夷匪類

七月二十二日奏建肇慶府礮臺

摺畧云肇慶府城南門貼

城本有東西礮臺舊址相傳係前明所建坍塌
多年因河岸淤高臺基已沒入土中但形跡尚
存舊臺大礮現尚堆放城根之內臣親詣閱看
基址宛然緣府城南門當臨水一面適中之地
兩礮臺緊貼外郭形如雁翅據險扼要前人創
建實屬盡善臣飭令將修建工料撙節估計據
稟城角尚有舊制空心礮臺久未修造應乘此
一律繕修
九月初七日往

廣西閱兵遵道光元年

旨也因頻年署廣東巡撫故至是始往焉 二十四

日至桂林 十月初一日閱省兵 十二日至

柳州閱提標兵 十九日入南寧界過崑崙關

二十日至南寧府閱兵畢由水路東下 十

一月初一日閱梧州兵 初六日至新興縣閱

羅定協兵 初八日閱陽江鎮左兵 初十日
閱陽江鎮右兵 是日奉

恩賞

御筆幸萬壽山玉瀾堂錫宴十五老賡歌墨刻 十

四日閱高州鎮兵 十九日閱雷州兵調閱瓊

州兵於是閱東省西路兵畢 十二月初二日

回至廣州節署 是年揚州患水捐江都儀徵

兩縣稻價銀六百兩

福案 備攻山設標兵 大人增奮勇陣以

去任後連州山搖反李督院廢攻山兵致敗績

夷船猝入省河盧督院再備夷備服而退皆預

料于前數年也

甘泉受業羅士琳校